

图说国学

图说国学

跟着梁漱溟学儒

朱夏楠◎编著 何宇海◎绘

图说国学

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说国学

跟着梁漱溟学儒

朱夏楠◎编著 何宇梅◎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跟着梁漱溟学儒 / 朱夏楠编著 ; 何宇海绘.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71-2899-1

I. ①跟… II. ①朱… ②何… III. ①梁漱溟 (1893-1988) — 新儒学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6441号

责任编辑: 代青霞

责任校对: 崔文婷

出版统筹: 史会美

责任印制: 佟贵兆

封面设计: 朝圣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5.5印张

字 数 186千字

定 价 49.80元 ISBN 978-7-5171-2899-1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程思远先生曾对梁漱溟先生有如是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梁漱溟先生是完全担当得起这16个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梁漱溟



字的，他出生于儒学没落之际，在西学大行其道之际为传统文化另谋出路，此后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国家的前程奔走……他纵身大浪，一生波澜壮阔，灿若夏花。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用这两句诗来形容梁漱溟先生毫不为过。20世纪初，故国值秋，万方多难，“玉垒浮云变古今”。年轻的梁漱溟欲“万类霜天竞自由”，但是面对翻云覆雨的时局，踟蹰徘徊：自己的热血应该挥洒何处？究竟哪里才是中国的出路？他曾希望佛家能够告诉他答案，然而他并不满意那答案，于是又转向儒家去寻找，并且和冯友兰、熊十力等儒学大师开创了新儒学，一同找寻儒学的现实精

神。不管是潜心佛学还是儒学，梁漱溟先生始终未曾忘怀现实的人生。为国奔走于战火之间的梁漱溟数次遭遇日寇伪军，险象环生，却每每化险为夷。

1939年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南趋奔。”6月24日中又写道：“行抵对经峪一小村……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

面对风起云变、波涛汹涌，他能够安然其中而不动。对此，梁先生自己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因这段话而斥其狂傲、狂狷、狂妄，其实这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挥斥方遒的气概，挥洒的正是他的一腔报国之情。若如诸葛亮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星坠五丈原，死又何甘？唯有实现了继绝学与开太平，才算是死得其所。

绝学得继、太平得见，正是梁先生所希望的更好的世界。他和父亲梁济曾有一次谈话：

梁济问道：这世界还会好吗？

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听了，说：能好就好啊！能好就好！

这竟然成为他们父子之间最后一次交流，不久梁济就因对现



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梁漱溟



实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沉，因为现实一

次次辜负了他的期待。梁漱溟正是

要创造父亲未曾亲眼看见的太平盛世。

所以曾误入“歧途”研读佛经的他辗转入世间，淡定地看待世间的沧海桑田，只为心中的信念。他不愿轻易地毫无价值地死去，他也从不畏惧险境。他说：“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这是他心中的坦诚之言。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日寇又对重庆进行轰炸，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中。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藤椅，若无其事地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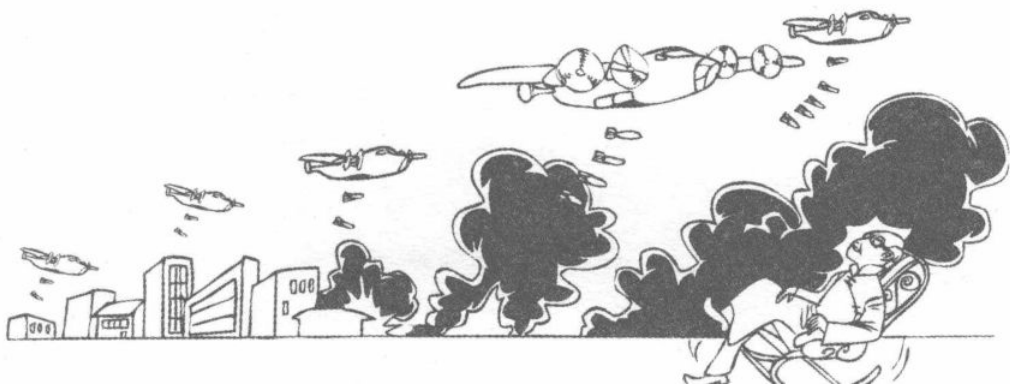
无论是继绝学，还是开太平，他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他的一人之力，但他投入了整个生命。1988年，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安然辞世，静如秋叶。平生所愿已得偿，不留遗憾在人间。

他曾经中游击水，他曾经沉浮人生，他在为国尽心的同时给自己留下了一段峥嵘岁月，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让后人一再咀嚼。

斯人已逝，笔墨犹香，谨以此文向梁先生致敬。

朱夏楠

2018年8月18日



序 章 百转千回系儒门

末世儒门，浊浪没清流 / 2

身近空门求得渡 / 6

回归儒家，浴火重生 / 9

尚情无我，匹夫安可夺志 / 13

上 篇 异峰突起，细数儒学大师

第一章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海纳百川，有“仁”为大 / 18

君子不器，左右逢源 / 22

乐以忘忧，陶醉生活中 / 27

心中自有青山在，世事纷扰如蛛丝 / 31

第二章 孟子取义，浩然为生

义由心生，但求无愧于心 / 35

驳许行：劳心劳力均是各司其职 / 39

人之向善同水之就下 / 43

顺天机而行，一喜一怒一忧一惧 / 46

第三章 儒学之流贯千年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50

朱熹：天理亦在人欲内 / 54

心外无物说守仁 / 57

中 篇 儒家万千滋味，且待一一品尝

第四章 人之为人在于“仁”

为孟子正名：禽兽无“仁”可言 / 62

是非善恶心中秤 / 66

仁：近在咫尺，还是远若天涯 / 69

懂盈缩之道方得永年 / 74

第五章 人性本相同，修行在自身

人之好坏一线牵 / 78

人心本清明，奈何易被浊雾绕 / 81

圣人之学，常好常对 / 85

我心不懈，时时勤拂拭 / 88

第六章 活在当下，守住心门

君子求诸己，达无我之境 / 91

在其位谋其政，无功即有罪 / 95

一花一世界，瞬间蕴生命 / 98

今生未尽，何求来世 / 102

第七章 顺时而为，除去“执”的束缚

不自觉间陷入的“意必固我” / 105



过而不留，似悲实不悲 / 109
生命本自然，道理易僵化 / 113
是非随我心，游刃咫尺间 / 115

第八章 天人合一，礼乐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礼之源乃生命之理 / 12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124
宁取狂狷，不取乡愿 / 128
人情贵郑重，形式不可少 / 131

第九章 孝悌之道，人人亲其亲

无声之乐，无体之礼 / 136
伦理本位，孝悌为先 / 141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 145
舍本逐末说礼教 / 149

第十章 辩证的生命观：知天命并非听天命

命由谁定：是天是人 / 153
行动由我定，成败随机缘 / 158
不知天命者，寄身两端 / 161
我心不懈，豁然见清明 / 167

下 篇 比肩而立，儒与众家何处异

第十一章 儒道之别：大隐隐于市

眼冷心热多隐士，未能全然忘世间 / 172
潜心药理学，谁见得升仙 / 175

功在天下，行藏由我 / 179
心为形役，士人徘徊两路间 / 182

第十二章 儒墨谁是“大功利”

利义不相斥，君子并容之 / 186
儒家主大利，墨家太计较 / 191
生活在于当下之趣味 / 195
刑罚：利一时，弊一世 / 199

第十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儒释皆破执，执有不同义 / 203
乐本无所待，何须身外求 / 208
解脱之道：顺生还是无生 / 211
平平淡淡才是真 /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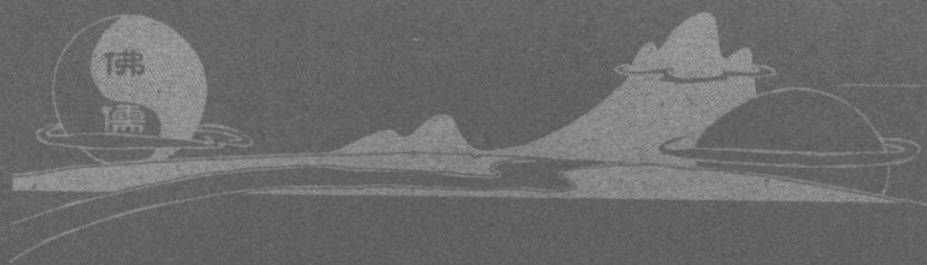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成“我”与成“佛”

上与天地同流，下逾禽兽之恶 / 220
无论佛儒，修行为要 / 225
成“我”与成“佛” / 228
儒家似教而非教 / 232

参考文献 / 235

序章

百转千回系儒门





序

百转千回系儒门

末世儒门，浊浪没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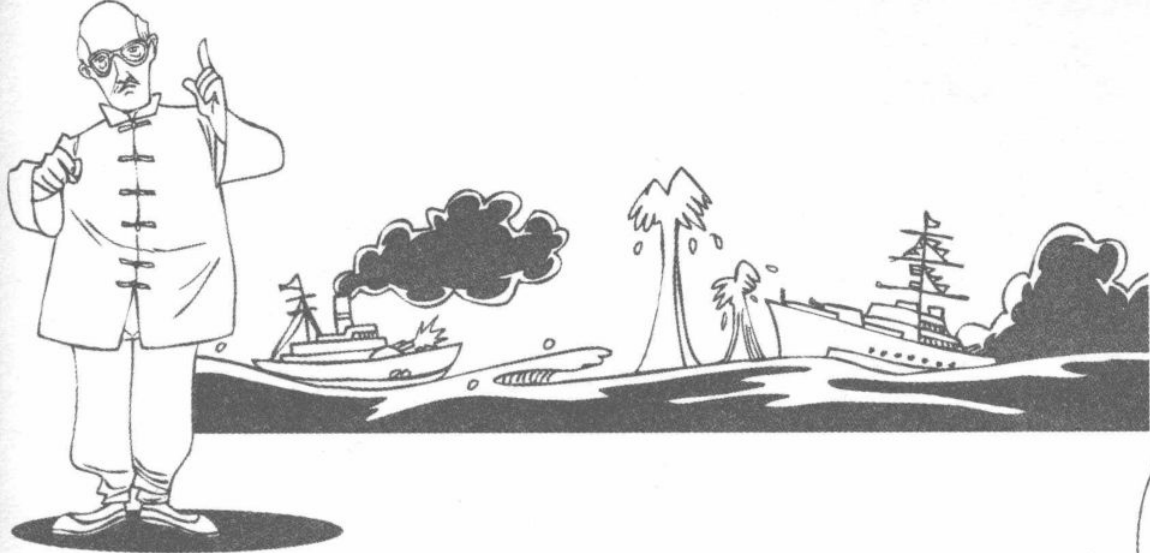
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梁济

若要问谁是梁漱溟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回答必定是他的父亲——梁济。梁济在中国儒学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远不及日后的梁漱溟，但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儒学世家的儒学门徒，他以自己悲壮的一生祭奠了他所信仰却无力挽其没落之势的儒学。这种舍身殉道的精神在日后的岁月里一直与梁漱溟不离不弃。

1918年11月，这是梁漱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
往好里去的。 ——梁漱溟



溟回忆里最为痛楚的日子。离60大寿还有几天的父亲梁济，毅然抛下妻儿，自沉于积水潭。这是梁济最后的一搏——用生命挽回日趋没落的儒学，警醒江河日下的世风。举身赴清池前，梁济把自己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还为他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

他的死和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都在当时的京师引起了轰动，时人认为都是殉清之举，逊位的末代皇帝也确实立即下伪诏追赠梁济谥号，表彰忠义。然而清朝不过是一个他所追求的理想的时代名词而已。1925年，徐志摩在看了梁济的遗书后，读懂了他的自杀行为，指出他是为“天理、义、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甚于生’的那一点”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儒家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济做到了前两者，但在治国上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而收效甚微。梁济一直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运用于世。他说：“久住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其中以不梯荣仲华（禄），不钻营肃（王）邸，最为心安之事。”但是他不幸生于中国封建王朝最没落的时期，天朝上国的光辉早已暗淡，作为儒学

门徒的他不忍转身而去、独善其身，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应该说，梁济并不是一个迂腐的老夫子，他所秉承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经邦济世的理念。他已经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没落，知道唯有新的思潮才能为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但凡是有益于家国的新思潮，他都会用包容的态度去积极地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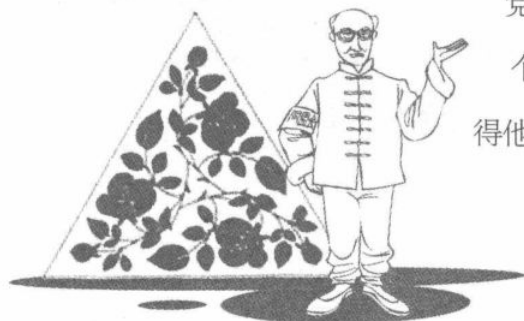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了变革的态度和立场。对于西学，他不同于当时的顽固派，而能看到其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一面。他教导弟子们说：“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对于变法维新，他也是热心支持，只不过由于官职较低，没有进入变法核心，因此变法失败后也未受多大牵连。但是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一系列事件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清政府的无可救药。

正因如此，当梁漱溟参加同盟会时，梁济也只是从国家民族和家庭道德上加以劝阻：“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他是在等待清朝的自行消亡，是有所准备的，这样的人怎会在清朝灭亡7年后才殉清而死呢？

其实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梁济都把它作为社会好转的机遇。1912年，清帝逊位后他曾有死志：必将死义，以救末俗。他在心底还是对革命党人抱有期待，但是，中国的局势一次次被搅乱。此后的袁世凯专制、军阀混战导致社会每况愈下，他对新理想新

党派的包容和妥协并没有让他看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一再的失望，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民国初年，梁启超、吴鼎昌等人就发表文章告诫世人：中国的



“国性”和民德正在
日益沦丧，如果听
任社会道德败坏下



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
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
我执、法执。
——梁漱溟



去，中国必然亡国，中国的命运将由中国人在德行上的振兴或堕落
而决定，抛开这个基本精神去谈改革政治和社会史是没有用的。

梁济对此更有着切肤之痛。然而人微言轻的他，纵然是痛彻
心扉、呼天抢地也是闻者寥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于是，死
成了他最后唯一的选择。

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遗言：“效忠于一家一姓
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
忠于世界。”

他所效忠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梁济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末世的污
秽中盛开一朵鲜红的梅花。他纵身一跃，在污浊的浪潮中注入了一
股清流，虽然并没有换来江澄月明，却成了他的儿子梁漱溟一
生追逐儒学的源头。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儒学的复
兴，也将由梁漱溟等一批有志之士来完成。

同盟会

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
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
成立，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
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
性的革命政党，以「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地权」为宗旨。

王国维

（1877—1927），中国
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古器物、
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
家，哲学家，国学大师，著有
《人间词话》等著作。1927
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弦外
听儒音

身近空门求得渡

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①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会后的第二年，他便安然辞世。人生百转千回，蓦然回首，往日依稀，而心中所向却是怕人笑话。今生将尽，却谈“前生”，其中滋味，沧桑几何。

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新儒学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尊崇和缅怀，但谁能想到他曾经数次想要遁入空门，并且在此后的70余年里坚持食素呢？谁又能想到他日后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儒学风范里隐含着的还有佛的光辉？对于梁家来说，他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之举。按照其家学渊源，应当子承父业、重拾儒学才对，但是比儒学烙在他心里更早宣扬的却是“苦海无涯，回头是岸”的佛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只能跟着时代的脉搏而活动，往往身不由己，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身处时代巨变洪流的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的幕布终于合拢，时局依然动荡不安，梁漱溟就是在此时产生了厌世的思想。

厌世的思想源于对社会黑暗的认识。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袁世凯篡权，貌似民主的国会议员腐败至极……1912年6月，梁

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



^①注：此处未署名或未注明出处的皆为梁漱溟先生所述。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梁漱溟

漱溟的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了，对苦和痛的敏锐感觉使得梁漱溟不知道生有何欢，故死

亦不惧。他屡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两度自杀，幸而都未成功。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梁漱溟出世念头之决绝在自己的婚姻之事上最为明显。18岁时，他的母亲病重，希望他能够娶妹妹的同学陈英年为妻，梁漱溟听了之后，犹豫了半晌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极度失望。父亲梁济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他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而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也没有按照父亲的期待“走正路”。从20岁开始，梁漱溟开始长年食素，且不蓄发，专心在家研读佛典，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虽然身近佛门，但是梁漱溟并未能做到真正抛绝人世。毕竟他研习佛典也是出于对救世救国理想的绝望，希望佛学能帮助他参透人生，去解答现世的痛苦，普度众生。一旦有救世救国之机遇，心底被儒学的理念所打动，他又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尘世之中。1917年，他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夙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心中十分难过，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因为他要度的并非是自己，而是